



PAINTING MONA LISA

蒙娜丽莎的微笑

简妮·卡洛葛蒂丝 JESNNE KALOGRIDIS

翻译 清岚 宋岩



湖南人民出版社



PAINTING MONA LISA

蒙娜丽莎的微笑

简妮·卡洛葛蒂丝 JESNNE KALOGRIDIS

翻译 清岚 宋岩



PAINTING MONA LISA © 2006 by Jeanne Kalogridi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娜丽莎的微笑 / (英) 卡洛葛蒂丝著; 清岚, 宋岩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5438-4547-4

I. 蒙... II. ①卡...②清...③宋... III. 长篇小
说 - 意大利 - 现代 IV. I546.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157 号

责任编辑: 钟伦荣 梁 洁
装帧设计: 杨 梅 李 娜

蒙娜丽莎的微笑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发行热线: 010-65512133 (电话)

010-65513625 (传真)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X1240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0,000 印数: 20,000 册

ISBN 7-5438-4547-4

Z·167 定价: 28.00 元

献给永远的乔治

鸣 谢

我想对下面的朋友表示我最真挚的谢意：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丈夫。在过去的一年中，虽然他经受着癌症的折磨，以及化疗带来的痛苦，却依然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给予了我极大的宽慰和支持。

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 Russell Galen 和 Danny Baror。他们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的朋友 Kathleen O' Malley 和 Anne Moroz 不仅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整理我那令人望而却步的手稿，还给我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

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编辑们：St. Martin 出版公司的 Charlie Spicer 和 HarperCollins UK 公司的 Emma Coode。他们为这本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使我可以在丈夫患病期间能抽出时间照顾他。由于我的缘故，这本书的出版拖延了很久。但愿我能找到一些字句来表达我对他们深切的感激和歉疚。出于对我的体贴，他们尽力延迟了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对于他们，我只能说：谢谢，Charlie；谢谢，Emma。

那些遥远的过往依旧历历在目，
反倒是近日种种，
模糊如前尘韶光。

列奥纳多·达·芬奇
——《大西洋古抄本》

楔子

丽莎

1490年6月

我叫丽莎·迪·安东尼奥·格拉迪尼·奇科多，虽然认识的人常称我抹大拉丽莎，但蒙娜丽莎这个名字却更为大家所熟知。

画在木板上的这幅画是我的肖像。颜料是用煮过的亚麻籽油、天然材料和半宝石粉末混合而成，画笔则是用鸟的羽毛和柔软光滑的动物皮毛制成。

其实，这幅画看起来并不像我。望着这幅画，我仿佛看到了父母的面庞，听到他们的声音，感受到他们的爱与哀愁。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想起那个把他们牵扯在一起的罪行，那个把我和他们牵扯在一起的罪行。

至于这个故事的起因，则始于我出生前一年的一场谋杀。

我与那位占星家的相遇第一次向我显露了一丝罪恶的征兆。故事发生在我的生日——6月15日之前的两个星期。那时，母亲让我挑选一份自己喜爱的生日礼物。我们佛罗伦萨人最爱炫耀衣着，所以她以为我会要一件新礼服作为礼物。我父亲是城里的富商，做羊毛生意。凭这点他就可以给我弄到我想要的各种奢侈品：丝绸、印花锦缎、天鹅绒或是毛皮大衣。

然而我并不想要礼服。不久前我参加了劳罗舅舅和年轻的乔凡娜·玛利亚的婚礼。

结婚仪式结束后，外祖母不悦地说：

“他们的婚姻不会长久，也不会幸福。她是射手座，而金牛座处在她的上升位置。劳罗是白羊座，一只公羊。他们最终会争吵不休。”

“妈妈！”我母亲轻声责怪道。

“如果你和安东尼奥以前注意到这方面……”母亲不悦地瞥了外祖母一眼，外祖母说到一半就停住了。

我顿时感到很好奇。父母深爱着对方，但他们并不幸福。我忽然意识到，他们从未跟我谈起过我的星座。

追问母亲时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绘制我出生时的星座图。这让我非常吃惊。富裕的佛罗伦萨家庭通常会请占星家占卜重要的事情，而且按照惯例，要为新生儿绘制星座图。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特殊的孩子——独生女，背负着家庭希望出生的孩子。

当然，作为独生女，我很清楚自己的影响力。于是我不停地抱怨，可怜巴巴地哀求，直到母亲不情愿地做出让步。

如果我当时知道，这将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我决不会逼迫我的母亲。

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外出不便，所以我们没有去登门拜访占星家，而是邀请他到我们家来。

我站在走廊上，透过窗户看见他的马车驶进我家庭院。马车的车门上印有他的家族徽章，看起来富丽堂皇。两名仪态优雅的仆人服侍占星家下了车。他身穿一件蓝紫色天鹅绒紧身短上衣，披一件颜色稍深的织锦斗篷，身体单薄，胸部内凹，举止傲慢专横。

我母亲的奴仆扎鲁玛走上前去迎接他。那天，她打扮得如同一名伺候女王或公主的宫女。我母亲的这位仆人对主人非常忠诚，母亲也待她很好，情同手足。扎鲁玛是切尔克斯人，来自神秘东方的高山地区。她的族人以美貌出名，她本人也不例外——身材高挑，头发和眉毛乌黑，脸蛋比大理石还要光洁。那一头浓密的卷发简直是上帝的杰作，令所有佛罗伦萨的女人都嫉妒不已。偶尔她会用她的母语自言自语。那是一种我从没听说过的语言，她称之为阿迪噶扎。

扎鲁玛向占星家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带他去见我母亲。毫无疑问，那天上午她一直很紧张，因为占星家是城里最有威望的人，甚至教皇的预言家生病的时候，教皇也会向他请教。

但我必须回避，因为他们谈的是正事，而我的存在会让大家分心。

于是，我离开了房间，蹑手蹑脚地走到楼梯尽头，看是否能听到点什么。可惜墙太厚，而且母亲把客厅的门关上了，我连含糊的说话声都听不到。

会面的时间很短。不久，母亲就推开门叫扎鲁玛来送客，我听到她在大理石地板上疾走的脚步声，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急忙跑回到窗边，从那儿我可以看见占星家的马车。扎鲁玛送他走出家门，四下看了看后，递给他一个类似钱包的小东西。起初他不肯收，但

visit my mother, I

在扎鲁玛的恳求下，他犹豫了一会儿后便把它塞进了口袋，钻进马车，扬长而去。

我猜她给占星家报酬是因为他念书给她听，尽管我很诧异，地位如此高的人会给一个奴婢念书。或者仅仅因为我母亲忘了付钱给他。

扎鲁玛回家时不经意地抬头看了一眼，碰巧与我的视线相遇。偷看被抓个正着，我觉得有些窘迫，便赶紧退回房间。

扎鲁玛一向爱取笑我的顽皮。原以为过一会她便会拿这件事来取笑我，但她却没有再提起。

三天后，占星家再次来到我家。像上次一样，我依然从顶层的窗户向下张望，看到扎鲁玛走到马车前，给正从马车上下来的占星家请安。这次我非常兴奋，因为母亲答应我，在合适的时候，她会叫我进去见一见占星家。我以为母亲是需要时间来稳定情绪，让坏消息听起来好一些。

这次，占星家穿的是一套华贵的明黄色束腰外衣，绸缎质地的衣服上滚着一圈棕色貂皮。在进屋之前，他先停下来与扎鲁玛耳语了一阵；扎鲁玛一手捂住嘴，很是震惊。他问了她一个问题，她摇摇头，拽住了他的胳膊，看起来是向他要什么东西似的。他给了她一卷纸，带着怒气大步走了进去。她惊惶不安地把纸收到裙子上的暗袋里，紧跟其后进了屋。

我赶紧从窗边跑到顶层的楼梯边上，仔细听着下面的动静。刚才楼下发生的事情给这一切增加了一种神秘色彩。所以，我焦急地等待着母亲能够召唤我进屋去。

不到一刻钟，楼下的门被猛地推开了，狠狠地撞在墙上。我赶紧跑到窗边，看到占星家独自一人走向他的马车。

我提着裙子冲下楼梯，万幸的是并没有碰到扎鲁玛和母亲。在占星家正要离开的时候，我气喘吁吁地赶到了马车旁。

我拽着那扇精雕细刻的木门，对坐在面前的占星家说：“请您等一您好吗？”

他向车夫打了个手势，让马停下来。他转过脸，低下头，稍带愠色地对我说：“你就是这家的女儿吧？”语气中还带着些许怜悯。

“是的。”我回答。

他很认真地说：“我不会和她们一起欺骗你，你明白吗？”

“不明白。”

“唔，我看也是。”他顿了顿，字斟句酌地说道，“你的母亲，也就是卢克利齐娅夫人，告诉我说你就是那个想让我看星象的孩子。对么？”

“是的。”我有些脸红，心里想着如果承认的话，会不会让他更加恼怒。

“那么我觉得你至少应该知道一部分真相；因为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永远也不会告诉你全部的事实。”说着说着，他语气中原有的怒气被一种诚恳与阴沉所代替。“你的星象可非比寻常，有人甚至会说那将是痛苦的一生。我对于占卜是非常认真的，并且在占卜的时候会充分利用我的直觉。这两方面都告诉我你的一生将会充满暴行、血腥和谎言。但无论这些事情由谁开始，都要由你去做了结。”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吓住了。等我清醒过来，我对他说：“我可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生命中的火要比一般人高出四倍。”他说，“你的性格激烈，就像是煅烧正义之剑的热烈炉膛。从你的星相中我看到了你的过去和将来，我看到了血腥和暴行。”

“但我从来不会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

“你的命运是上帝的安排，这样做自然有他的理由。”

我本想问更多，但占星家却招呼车夫，两匹高头大马拉着他扬长而去。

我心情苦闷地走回了家。偶然间抬头，正巧看到扎鲁玛站在顶层的窗旁凝视着我。

当我回到卧室时，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我在那等了半个小时，母亲才把我叫到楼下。

她依然坐在那个刚刚接待了占星家的大厅里。我进屋时她正微笑着，显然并不知道我已经见过占星家。她手中攥着一沓纸。

“来，坐在我旁边。”她愉快地说道，“我来给你说说你的星座图。这些星图都是早就画好的，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要一件礼服作为生日礼物。今天，你父亲会带你到镇子上挑一件；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和他说起星座图的事。要不，他会觉得我们花钱太大手大脚了。”

我呆呆地坐着，手放在膝盖上，紧紧地攥着。

“来看这。”母亲把那沓纸在腿上展开，用手指着占星家优美的字体。“你是双子座，代表空气。这边是升起的双鱼座，代表水。你的月亮星座是白羊座，代表火。你的星座中也有很多土。这样你就可以达到平衡了。这种星相预示着你将会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听着她的谎言，我越来越遏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在过去的半个小时中，她让自己镇定下来，编造这幸福的谎言。占星家是正确的，在这个家里，我不会听到任何事实。

“你可以活得很长寿，不用为钱发愁，而且儿孙满堂。”母亲继续说道，“你大可不必为嫁给谁而担忧，因为你的星座图已经预示着你将会非常幸福……”

我实在忍无可忍，打断她的话：“你说的全都是假话。我的火相比一般人要多四倍，我的生活将会充满背叛和血腥。”

听到这，母亲猛地站了起来，膝盖上的纸也随之散落一地。“扎鲁玛！”她尖叫着，眼神中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愤怒。“是她跟你说的？”她问我。

“是我自己问的占星家。”

这句话使她立即安静了下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令人难以琢磨。她小心翼翼地问我：“他还和你说了什么？”

“就是我说的那些。”

“没有其他的了？”

“没有。”

像突然被人抽干了力气似的，她瘫倒在椅子上。

我越想越觉得生气，我不能相信平时那么慈祥、甚至有些溺爱我的母亲竟然在听到噩耗时只想着把我蒙在鼓里。我跳着脚对她嚷嚷：“你对我说的都是谎话！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

这样说对母亲伤害很大。她直愣愣地看着我，说不出半句话。我转身跑回了自己的卧室，她呆在那里，痛苦地用手捂着心口。

我猜事后母亲与扎鲁玛一定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从前她们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但从占星家第二次到访之后，每次扎鲁玛进屋的时候，母亲对她总是非常冷淡，既不看扎鲁玛的眼睛，也不与她多说一个字。同样，扎鲁玛对我母亲也是很沉默，不说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几个星期才有好转。

关于我星相的事，母亲再也没有和我谈起过什么。我总是想从扎鲁玛那里把占星家给我母亲的那卷纸要过来，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探索命运的真相。但每次想要开口的时候，恐惧又把我拽了回来。

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

两年后，我才明白我命中注定的罪孽是什么。

第 / 章

1478年，4月26日

在巨大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中，贝纳多·班蒂尼·巴隆塞利站在圣坛前，努力克制着双手的颤抖。在上帝面前，他无法隐藏心中的一切罪恶。他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嘴边做着祈祷。断断续续地，他喃喃低语着，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涉过这黑暗的深渊，并请求主的宽恕。

我是一个好人。巴隆塞利向万能的主默默诉说。我总是为别人着想，但为什么我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上帝宽恕我吧，宽恕我这样一个可怜的罪人吧。”他喃喃自语。这座圣殿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之一，造得像是个罗马教堂的十字架。教堂两翼连接处的穹顶是布鲁内勒斯基这位建筑师最伟大的成就：比萨主教教堂。观察这个穹顶，人们肉眼看不到任何柱子的支撑。从全城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教堂，橘黄色的砖制塔楼威武地守候着地平线，就像百合花一样，成为佛罗伦萨的标志。这个教堂高耸入云，当巴隆塞利第一眼看见它时，就觉得它触摸到了天堂的大门。

这个特别的早上，巴隆塞利非常忐忑不安。虽然他的计划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他却因为内心的不祥之兆和悔恨而痛苦异常。这种悔恨总是伴随着他的一生：他出生于这个城市中最为富有显赫的家族，但由于挥霍无度，当他年老的时候已经是负债累累。他除了会做一些银行方面的事务以外，对于其他都一无所知。因此，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到那不勒斯去，乞求他的一位有钱的堂兄给他们一些施舍。但如果这样做的话，他那直率的妻子乔凡娜可不会答应。那么剩下的办法只有向佛罗伦萨的两大财阀——梅第奇家族和帕奇家族——之一讨个生计了。

他最先求助于最有势力的梅第奇家族，但他们却把他赶了出来。巴隆塞利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种羞辱。但梅第奇家族的对帕奇家族却向他伸出了欢迎的橄榄枝。因此，今天，他便成为了弗朗西斯科·帕奇老爷最忠诚的手下。

Forgive Me now
Time

弗朗西斯科同他的舅舅亚科波一直在经营家族的国际贸易业务。他个子不高，有着尖尖的鼻子和下巴，眼睛被浓密的黑眉毛挤成了一条小缝。站在英俊高大的巴隆塞利旁边，他就好像一个丑陋的侏儒。弗朗西斯科总是对他发脾气、恶语相加，狠狠地嘲笑巴隆塞利的破落。但为了养家糊口，当帕奇家的人挖苦嘲笑他的时候，他都要挤出笑脸来面对这一切。这对于像他这样出身豪门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此，这次阴谋给了巴隆塞利一个选择：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一切都泄漏给梅第奇，或者任由弗朗西斯科逼迫他成为同谋，从而在新政府中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

就在他向上帝祷告乞求宽恕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同伙也已经来了。这个人站在他后面，穿着一件悔过者常穿的灰色麻布长袍。

弗朗西斯科站在巴隆塞利的左边，烦躁不安地望向巴隆塞利的右方。巴隆塞利顺势看过去，看到了洛伦佐·德·梅第奇。这个人29岁，是佛罗伦萨真正的统治者。虽然弗朗西斯科·德·帕奇相貌丑陋，但是洛伦佐的长相也好不到哪去。他身材高大挺拔，长着一张非常典型的佛罗伦萨人的脸。他的鼻子又尖又长，坡度陡峭却偏向一边。鼻梁很干瘪，使他说话的时候总会发出一种特有的鼻音。下巴向外伸出颇长，以至于每次他进屋的时候，下巴总要比他的人先进来一个拇指的长度。

洛伦佐站在那里等待着弥撒开始，他的一边站着好友兼下属弗朗西斯科·诺利，另一边站着比萨大主教弗朗西斯科·萨尔维亚蒂。虽然洛伦佐的长相差强人意，但是他流露出一种深沉的高贵和镇静。在他微突的眼睛中闪烁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警觉。哪怕身旁满是敌人，他也能泰然处之。萨尔维亚蒂是帕奇的一个亲戚，同洛伦佐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尽管他每次与洛伦佐打招呼的时候都好像非常热情，然而实际上，他们远没有表面上那么亲密。对于萨尔维亚蒂被提名为比萨大主教一事，洛伦佐曾经四处游说来反对这项提名，并要求教皇西克斯图斯让一位梅第奇家族的追随者来担任这个职位。对于梅第奇家族的这一请求，教皇一直未予理睬。不仅如此，教皇还打破了传统，让历来属于梅第奇家族的教皇银行家的职位落入帕奇家族手中。这对于梅第奇家族来讲无疑是一个更大的羞辱。

然而今天，洛伦佐却很荣幸地请到了教皇的亲外甥，17岁的红衣主教——圣·圣乔治奥的里亚里奥大人。在教堂的大庭院中举行弥撒以后，洛伦佐还要带着这位年轻的红衣主教到梅第奇的邸宅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并在餐后向其展示梅第奇所收藏的享有盛名的艺术品。他则会站在里亚里奥和萨尔维亚蒂旁

边，留心他们的低声交谈并点头附和。

穿着蓝灰色丝绸束腰外衣的洛伦佐并没有察觉到，在他的后两排坐下了两个身穿黑色外套的神父。一个是帕奇家年轻的家庭教士，巴隆塞利并不了解多少，只知道他叫做斯台·方诺；旁边那位上了年纪的人，名叫安东尼奥·达·沃泰拉。在他们进入教堂的时候，巴隆塞利曾经和达·沃泰拉对视了一下，但很快就将目光移到别处。这位神父的眼中也充满着一一种愤懑的怒气，这种怒气巴隆塞利在忏悔者身上也见过。几乎在所有的秘密集会上都可以看到达·沃泰拉的身影，他总是在这些场合猛烈抨击梅第奇家族“热爱异教徒的一切”，并宣称他们正通过自己家族的颓废艺术^①来毁掉佛罗伦萨。

和其他同谋一样，巴隆塞利知道接下来不会有什么盛宴也不会有什么展现了，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将会永久地改变佛罗伦萨的政治面貌。

在巴隆塞利的身后，戴着头巾的忏悔者身子微微前倾，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个中含义只有巴隆塞利可以明了。这个人将修士服的帽子向前拉了拉，以挡住他的脸。而他的话，也由于这种遮掩而变得含混不清。巴隆塞利曾经建议过不要让这个人参加这次暗杀行动，因为他认为这个人是不可信的，而且参加这个行动的人越少越好。但是，弗朗西斯科同以往一样，并没有理会他的意见。

“朱利亚诺在哪里？”忏悔者小声问道。

朱利亚诺·德·梅第奇是梅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的弟弟，他美貌的程度堪比其兄长丑陋的程度。大家都称赞他的英俊，称他为佛罗伦萨的宠儿。无论男女，都会为他的目光而感叹。如果这次只有其中一个兄弟在场的话，那么暗杀行动就会被取消。因为，这次的目的是要一网打尽。

巴隆塞利瞥了一眼他那个戴帽子的同伙，什么也没有说。他并不太喜欢这人。这人似乎将太多自以为是的宗教热情投入到行动之中，而这种宗教式的狂热甚至影响到了俗人弗朗西斯科，使他相信今天的谋杀行动正是上帝的旨意。

巴隆塞利清楚地知道，上帝与他们将要进行的谋杀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件事的动机完全就是出于嫉妒和野心。

^① 梅第奇家族支持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并且收容过从君士坦丁堡逃亡出来的希腊人。因此梅第奇家族的艺术品当中有很多希腊和东方风格的作品，但却被极端的天主教徒认为是异教文化，对天主教的亵渎，道德败坏的根本。

在他旁边，弗朗西斯科·德·帕奇小声说：“什么？他说什么了？”

巴隆塞利微微倾着身子，凑近他老板的耳边，告诉他说，他问怎么没有朱利亚诺。

显然，弗朗西斯科听到这个消息也非常着急。弥撒就要开始了，而且洛伦佐和他的朋友红衣主教也已经就位。除非朱利亚诺能够及时出现，否则整个计划将会变成一个泡影。目前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太多了，而这次行动所要牵涉的人数又是如此之多，更加容易走漏风声。现在，亚科波正在同一帮五十来人的来自佩鲁贾的小混混一起，等待着从教堂钟楼传来的信号。当这个信号响起的时候，他就会控制住议会大楼并召集人来推翻洛伦佐。

忏悔者又向前蹭了蹭，几乎和巴隆塞利站到了一起；随后他又扬起头仰望着这个宽大高挑的建在教堂圣坛之上的钟楼。这个人的帽子向后滑落了一些，露出了他的脸。他的嘴微微张着，眉毛和嘴都紧皱着，流露出的那种憎恨和厌恶，连巴隆塞利都从心中升起了一种恐惧。

祈祷者眼神中的愤怒逐渐缓和了下来，表情也慢慢流露出对未来幸福的向往，好似看到了上帝而不是他头上用光滑的大理石筑起的穹顶。弗朗西斯科也注意到了这个人，那人像是要说出神谕。

他的确说了：“他还在睡觉。”他回过神来，又一次把他的帽子向下拽了拽，挡住了他的脸。

弗朗西斯科拽了拽巴隆塞利小声说道：“我们得马上去梅第奇的老巢！”

弗朗西斯科面部僵硬地微笑着，把巴隆塞利拽到了自己的左边，从心烦意乱的洛伦佐·德·梅第奇身旁走过，离开了这个佛罗伦萨贵族聚集的地方。

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他俩选择了一条离出口最远的走廊，需要经过由粗壮的柱子拱起的大厅。一路上，弗朗西斯科开始还是表现出正常的神情，边走边与坐在前排的熟人点头致意。而巴隆塞利却有点不清醒，他小声地和那些他认识的人打着招呼，但由于弗朗西斯科推着他，向前走得很快，他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

此时的巴隆塞利越来越紧张，他觉得眼前的这些人将成为他们罪行的见证人。这一切大大加深了他心中的痛苦和不安。

弗朗西斯科却并没有放慢脚步的意思。

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教堂敞开的大门。巴隆塞利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快点走吧，没时间犹豫了！”弗朗西斯科拽着他出了教堂就往大街上走去。

他们穿过了露天广场和八角形的洗礼池向梅第奇家门口的那条路走去。跑着去显然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但是，因为太危险，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虽然巴塞利比他的主子个子要高很多，但是，他还是感觉他们走得太快了，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教堂外的天气不错，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但即使是这样，他的心头总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向北来到平日里被人们称为“梅第奇大街”的拉赫加大街。踏上这里的路，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梅第奇家族对这个城市的影响力。这条宽阔的街道两边矗立着很多大宅子，大都属于梅第奇家族的追随者们，其中有家族建筑师米开伦佐和诗人安吉罗·波利希安。这条路走下去就是圣马可大教堂和修道院。洛伦佐的祖父科西莫^①曾经出资修缮了这里的教堂，而且还为这里的修道院建了一个图书馆。为了报答科西莫的慷慨之举，多明尼克会的修道士们为他在修道院里修建了一个单独的处所，让他可以在这里独居沉思。

此外，科西莫还在修道院旁边买下了一处花园，后经洛伦佐经营变成了一个雕塑园，为那些年轻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奢华的练习场所。

巴塞利和他的同谋来到了哥利大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历史最为悠久的圣洛伦佐大教堂，在西边的地平线上熠熠生辉。这座教堂也曾经破败过，但是，在米开伦佐和布鲁内勒斯基的帮助下，科西莫恢复了它昔日的辉煌。在他去世以后，他的骨灰在这里安息，他的大理石墓碑竖立在这座教堂的圣坛前。

过了这个十字路口，他们便来到梅第奇家族长方形的灰色豪宅前。这个宅子看起来既森严，又厚重，好像一个庄重的碉堡。这里的主人曾经要求这座宅子的设计师米开伦佐不要把这个宅子设计得过于奢华，以免给别人一种凌驾于世人的感觉。但即便这所宅子设计得并不华丽，它的大气和厚重依旧足以取悦国王和王子们。法国的查理七世就曾曾经在这个宅子的大厅里用过餐。

^①科西莫·德·梅第奇：洛伦佐的祖父，被称为“国家之父科西莫”，在世时已经是佛罗伦萨实际上的统治者，为家族第三代领袖。他的孙子洛伦佐继承了他对于艺术和文化的赞助，和他的精明与智慧。

这栋豪宅与它现在的主人是如此的相似，这深深震撼着巴隆塞利。宅子的第一层是用粗糙、土气的石头铺成的，而第二层的地面是用平整的砖块铺起来的，第三层则是以精雕细刻的光洁的石头铺就。洛伦佐展现给世人的也正像这座宅子一样，表面上光鲜无比，而实际上，他却是冷硬粗暴地控制着这个城市的万事万物。

虽然走到这个位于拉赫加大街和哥利大道交叉处的宅子仅仅花了四分钟时间，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四分钟就好像四个小时一样漫长。但这段时间似乎又过得非常迅速，巴隆塞利甚至对刚才走过的路没有任何记忆。

在宅子南面建有一处凉亭，上面已经被绿色植物爬满了，但宽阔的拱门使它成为街道的庇荫处。在这里，佛罗伦萨的居民们可以自由地与旁人会面、交谈，通常是与洛伦佐或朱利亚诺；而很多大宗的买卖也是在这里成交的。

在这样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大多数市民都去参加弥撒了；只有两个人徘徊在树下，轻声闲谈着。其中一个穿着毛制的大衣，看起来像是商人，或许是梅第奇家族的一位银行家。那人好像看到了巴隆塞利他们，而巴隆塞利则埋下头躲闪着，唯恐别人记住了自己的长相。

走了几步，他们来到梅第奇家正对着拉赫加的大门前。弗朗西斯科重重地敲了几下厚铜门。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仆人，带着他们进入这座富丽堂皇的庭院。

他们痛苦地等待着朱利亚诺的召见。如果内心没有如此的恐惧，巴隆塞利或许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这里的景致。在院子的四个角上矗立着高大的石质立柱，精雕细刻的石拱连接着四个立柱。在房屋中楣处交叉装饰着富有异教趣味的圆形浮雕与梅第奇家族的徽章。

七个著名的球状物按照皇冠的样子排列着。洛伦佐曾经介绍说，在查理曼大帝身边有一位骁勇善战的骑士，这个球就出自这位骑士盾牌上的装饰。骑士名叫阿维拉多，他曾经只身一人同可怕的巨人进行过殊死的搏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了表彰他的勇敢和力量，查理曼大帝允许他把破碎盾牌上的图案作为战袍的装饰。而梅第奇家族自称是这位勇猛骑士的后裔，并且延续着这个族徽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在梅第奇家族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高喊着“球！球！”来鼓舞自己。大科西莫，之前提到过的那位，就曾经在修道士的领地上打上这个徽章的烙印。

巴隆塞利扫视着院子里的这些浮雕，其中有守护圣城雅典的雅典娜，